

人生

第四卷 第十一期

目

要

我對孔子的認識	南亭
批評與進步	心悟
第二屆世界佛教徒會議紀要	本社記者
中國佛教代表團歸來	本社記者
從科學與宗教說到佛學的新生	真源
自尋煩惱的不蘭迦葉	中觀
佛學與科學	心悟
漫談四大皆空	煮雲
唯識所現	妙峯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	南亭
緬甸佛教之「安居節」	樂觀
再評釋迦與維摩詰	南亭
東京通訊	圓明
編後的話	心悟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我對孔子的認識

南亭

國歷九月二十八日，爲國定的孔子誕辰。本刊編者，囑寫一篇紀念孔聖文章。然至我執筆時，慌已一溜寫過去了。以理論無時間性，況且在這恢復舊道德，以補救我國人倫常墮落，奢侈成風，國族觀念薄弱，含有歷史性的大轉變時期，抓筆桿的人，應該天天寫常常的寫，庶幾乎可以喚醒同胞們的迷夢。所以我已不怕讀者的厭煩，就我所知道的一點一滴寫下去。

孔子的學說，雖散見於諸書，要以論語為最真切，因為論語的確確是孔子一生言行的散記，縱然說，大學中庸多引用孔子的言論為基礎，但究竟還是後賢的記述。所以根據論語來研討孔子的中心思想，足可以上貫六經，下通漢宋諸儒而無可疑議的。

按論語的內容，雖說是可用政治，教育，道德，倫理等，來把他分析而歸納成若干類。但通篇的結晶，確在一個仁字，茲爲分述如下：

一、仁之體

仁是什麼？這在論語中孔子本身並沒有直截了當的說明，其他典籍中有沒有，多年不看經典，手頭無參考書，不必盲目的下肯定語。論語上的論仁問仁，都是在用的一方面說。所以我想以我們佛經上以體用分析心理的方法來談仁。然則仁到底是什麼？我以爲仁不是別的東西，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心。因爲果核中的實叫做仁，如桃仁，杏仁，仁，含有生發的意義。心具有生發一切的作用，所以也叫做仁。桃杏有仁，可以一代一代的生存繁殖。人具有此心，就人的立場來說，他的功用是盡其所能，使附帶之人的生命長久生存，並且也照樣一代一代綿綿不絕的生存而繁殖下去。人人具有此心，則人人皆具有長久生存與子孫繁殖的要求。則人與人之間不論男女，或富貴貧賤，在同具有此心的原則上，皆應該是相對的，平等的。所以仁字的組織，是從二從人，他的意義，就是人們對於自己個人固然不要違背本心失去做人的道理，對於他人也要把他當個人。自家庭夫婦之間，以至於全人類，皆應

各各以相對而平等，爲合作的原則，則世界未有不和平而康樂的。孔子說：君子之道，譬猶於夫婦，就是這個道理。古人一字之微，涵義如此深遠，千古以下，怎不令人五體投地。王陽明把仁變化成良，知良能，知是仁的本體上本具的覺性，能是本體發出來的功用。知能之上，加上一個良字，就是人與人之間，互相生起作用來的時候，要不違背相對的，平等的這兩個根本原則，違背這原則，那就是自私的，不公道的，世間上一切犯上作亂的惡行爲，都是從這裏產生。所以社會上有一句風行的習慣語，你不要違背良心。同時一個人做錯了事，自己知道錯誤而生起慚愧懺悔心來，其他的人就不約而同的說道：良心發現。論語上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人心之所同具，倘若一時一刻離了他，就等於失去靈魂。倘若你要親近他，祇須自己承認就是。中庸上說：仁者人也，這都可說是間接證明了我的話，離題不致太遠。本來在論語裏，孔子對仁有兩處比較具體的解釋：一、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任人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兩種解釋，雖比較具體，但我以爲這都是順於仁的本體，發出來的善行爲，所謂誠於中而形於外，也就是依體所起之用。

二、仁之用

人類共同的要求，不外乎衣食住三者。可是人像是天生的劣根性，並不以豐衣足食爲滿足，有了又要求精求多，甚至連子孫萬世都要爲他準備好。財勢是連帶的，財產豐饒，又希求崇高的地位，以滿足他的虛榮。一人如是，人人皆然。於是擠，爭，傾，軋，終至拔刀相見或兩陣對壘，因之而發生使無辜百姓，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的慘劇。孔子生當周朝的末年，正群雄角鬪的時候，目擊當時的禍

亂，所以他一生席不暇暖的奔走各國，提倡堯舜之道，主張尊王攘夷，而以仁爲他的施教的總體。由這總體而產生了「孝弟慈讓，禮樂忠信」的用，又有一個「恕」字貫穿其間。論語上說：子貢問於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後賢對於恕的解釋是：推己及人謂之恕。這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然沒有兩樣。大學上則分析得更詳，大學第十章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弟，毋以亂於長。所惡於長，毋以侮於幼。所惡於幼，毋以侮於長。或論其效用。如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問曰：何謂也？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曰：孝慈則忠。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古如樂何？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我們讀這幾段引文以後，可以知道這八個字的確包括了父父子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以至公衆相處的規則。這規則完全建築在人與人是相對的，平等的立場上，這八個字應該分佈在全人類每一角落上去運用，都是因爲名分的不同，所以在運用上，亦各各有別，都可以敢說這八個字，是各各佔據了仁的一角而爲仁的用。即使孔子自己爲仁下的註腳曰：「恭寬信敏惠，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都可以在這八個字裏包括殆盡。縱然說是整個的儒教，都跑不出這體用二者圈子之外，亦不爲過。

三、仁之演變

好像有人說過，孔子言仁，孟子兼言義，——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道德則爲道家專有品，其實不然。論語上除仁是常見而外，義和道德，也會經提到過。如曰：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君子懷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仁，相當佛教的向上的一着，不可以言說顯示。義與道德，或代表其全部，或僅佔其一角。如眞如，涅槃菩提之於不可證示的佛性。我也可以引用孔子的話來作個證明。如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的解釋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可是子實問，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可見忠祇是仁的一角，而恕可爲之終身而爲一貫之道，恕是完全以人與人之間相對而平等爲原則，故恕代表了道，道亦代表了仁，而義與道德，都是仁在名詞上的演變。

四、仁之實踐

言顧行，行顧言，言行合一，爲孔子最緊要的教條。如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又曰：先其言而後從之。然則在孔子的目光中無論是弟子行其言而沒有誰能配合到他老人家的心中思想呢？也就是中心教旨的仁呢？這在論語中曾說過：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山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可以爲之宰，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也。子曰：賜！非爾所求也。也就是說：子路可以理財而不致於貪污。冉求祇能做個小縣長，治理百姓。公西華——赤——也不過是個外交官的材料，大約他是美容儀而善詞令吧？子貢說的完全是恕道，自己以爲足夠，但沒得到老師的許可而碰了一鼻子灰，其他的人呢？論語也說：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令尹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出走——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乎？曰：未知，焉得仁。我們讀這些引文，可以知道仁的踐履，實在很難。所以我說：仁等於佛教的向上一着，禪宗有言向上一着，千聖不傳。

因爲這一着全靠心領神會；而且一言一行之善，決不能認爲是仁的整體。所以佛教又說二乘精進無道心。我看孔子及門諸子中，祇有顏回最得到孔子的讚許。如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連孔子自己也感覺得不够，還在那裏力求進步。如孔子說：「若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這我以爲是孔夫子的自謙。我們看顏子稱讚孔子的話，就可以知道了。顏淵喟然數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足見孔子的造詣，雖淵淵亦不知其底蘊。論語上有一段最耐人尋味的記載，在末說以前，先引一則禪宗公案，以便作一個比較：馬祖道一禪師中秋玩月次，侍者百丈懷海，首座智藏，南泉普願三師侍側。馬祖仰視天空明月，首問他們說：「正恁麼時，作麼生道？」百丈曰：「正恁麼時，正好修行。」智藏曰：「正好供養。」馬祖顧南泉曰：「汝怎麼着？」南泉三拜而退。馬祖歎曰：「藏頭白，海頭黑，若論佛法，倒是普願有一些些子。看過這公案，再看論語上的。論語上說：「子路，冉有，公西華，曾皙侍坐。子曰：『你們都因爲我年紀比較大，對於我都很拘束，不要那樣的。你們常說，人們不知到我們的用處，我現在問你們，假如有人知道你們的話，將什麼來供獻人家？你們自由發揮，不要拘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馬祖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末了孔子問曾皙說：「點爾何如？」鼓瑟希，經綏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爾各言其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普願禪師的三拜而退，和曾皙這種風流頭上式的答覆，偏偏都得到老師的讚許，這可以想見向上的一着，和仁之最高的意境，以及未及說明，且讓讀者去猜想。仁之最高的言論中，可以得會達到這最高意境之間，從孔子的言論中，可以得一個實踐的等級，如孔子曰：「賢哉回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我們從這些言論中可以明白，

五、仁以治世

達到仁之最高意境，則爲聖人，其次則爲君子與賢人。孔子所謂許，所嚮往的聖賢君子，我可以舉出例子來作代表，同時也可以得到一個仁在用上表現出來的結論。如賢哉回也！則回可以代表賢人。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可以代表君子。孔子所嚮往的莫過周公和帝堯。如曰：甚矣！吾衰也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周公與帝堯，當聖與仁，可以無疑。然子賤既許顏淵爲賢，但也曾承認他三月不違仁，可是顏淵之不違仁，究竟有什麼表現？我們祇看到孔子稱讚他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我們從孔子讚帝堯，夢周公，稱顏淵與曾皙的多方面看來，則可以得到一個仁的結論。仁的表現，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反此者，則樂天知命，無能亦無所不能。

我在前面會說：人類的要求，就是衣食住，三者滿足，則各安生理，無話可說。但不幸常常碰到那些統治者的荒淫無道。一般野心家，爲私欲榮華所驅使，遂乘機而起。古人說：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致使天下荒亂，百姓困窮。孔子生當羣雄角逐之時，落目時艱，不得已而發尊王攘夷的政策，擁護一尊，以集中全民的信仰，減少叛亂，使天下長久治安。他這苦心完全寄託在春秋一書，使秋上一字之紓，足以表亂臣賊子的野心。因爲人類社會，總離不了一個統治者，統治者的人格，除商湯周武而外，多半以私欲爲出發點，苦，去一個來一個，以暴易暴，祇有增加老百姓的痛苦。所以祇要他名正言順，那怕他胎毛未乾的乳臭未干的，都把他奉爲至尊。孔子那君命召，不俟駕。事君敬其事，而後食。這都是這苦心的實施，他總不是一個專制魔王。因爲他的教育並不偏於百姓而祖護君主，連帝王大臣都在他教育範圍之內，並且都以仁爲出發點。從在上者做起，也不令而行；令而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上好禮，則民不敢不敬。上好義，則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則民不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在大學上（下接第九頁）

批評與進步

心 悟

批評與進步是有密切關係的。可惜一般人不明白此中的意義，以為批評都只是惡意的暴露他人的弱點，是沒有價值的；並認批評者是社會上好揚人之惡，說人是非的壞人。因此他們對批評者便發生一種不相容的心理，任意的無理的指斥他。這實是一種誤會！筆者想在這里提實一點個人的鄙見，以供大家作為參考。

一、什麼是批評？怎樣批評？就某一種事物上，以客觀的態度評論其是非，善惡，有價值沒有價值；並指出其得失的因果關係，使人知所取捨的，就是批評，所以批評是一種富於建設性的意見，不是破壞性的攻訐。批評是要就事論事的：站在正義的立場，好的就說它好，並供以如何才能促使它進步，發展以及達到成功之道；壞的就說它壞，並供以如何去阻止它，消滅它的辦法。攻訐是憑自己主觀的情感，對與自己感情不好的人而發的，是無中生有的，惡意的。所以善意的就事論事才是批評，惡意的就人論人便非批評，而成為攻訐了。我們現在所要說的批評與進步的批評，當然是指善意的就事論事的批評，而不是指惡意的就人論人的攻訐。前者是建設性的，故能促使事之進步，後者是破壞性的，祇有傾覆好事。故我們應該鼓勵前者而抑制後者。

二、要求進步必須虛心接受批評。從前有個有名的學者，他一聽到人家批評他的缺點，他就異常歡喜地向批評他的人磕頭作禮。人問其故，他說：他肯批評我的缺點，使我知道改善，他便是我的善知識，我要感謝他指導之恩，所以我要向他磕頭作禮。後來這位學者終於成了萬人景仰的賢人。可見一個人要求成個完人，應該要虛心接受人家的批評。若是要求事業的成功，更應該如此。因為一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面面都顧得到，而在旁邊的人多謀策，你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他或者能看得

到想得到的，俗語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做事的人，應該要取他人之所見想到的以補自己所想見不到之處。庶使其謀得善，其事得成。近代民主國家的政治所以會進步，就是因為他能讓人民的言論自由，人民隨時都可以自由發舒其對國家政策進退的意見和批評；而國家當局也肯虛心接受他們的意見和批評，時時警覺自己，力求政治之進步，故民主國家的政治會一天比一天見好起來。

從前齊國人鄭忌，有一天他入朝見威王說：「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威王很賢明，聽鄭忌如此一說，認為有理，他說：「善！」乃下令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即批評的意思）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諫於市朝，聞於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他的命令才下去的時候，「群臣進諫，門庭若市」，可是到了數個月之後，進諫的人只「時時而聞進」而已，等到一年之後，情形又大不同了，臣民「雖欲言，無可進者」了。威王因肯虛心接受臣民的批評，故他的政治一天比一天修明，其可議之處，由多而少，由少而無。最後竟獲得「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的效果。這真可以作為人領袖的借鏡，領導佛教的長老大師們，應三致意於此，獨除一往的成見，虛心接受人的批評哩。

三、不接受批評，殺害批評家，必招致滅亡之患。凡胸臆坦坦蕩蕩有求進步的人，他絕不怕人的批評，相反的他還必定會虛心的，很歡迎的接受人家的批評。他會尊重批評家，認為批評家是社會進化的先驅和指導者。唯有包存偏心的專制獨裁者，才怕人批評，才仇視批評家，甚至殺害他們。這

是因為凡是專制獨裁者，他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前提的，他人的死活他完全不顧，苟有利於自己，就是殺害他人的生命亦所樂為。批評家是富於正義感的，他會站在正義的立場，無情地揭露獨裁者的暴行的，因此獨裁者恨他，要殺害他。然而獨裁者自己却也因此積惡更多，結果也逃不了要在公理的嚴厲的裁判之下，宣告滅亡！

從前厲王因暴虐，人民批評他，他便惱羞成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內的百姓因此不敢再批評他，畏懼得竟至「道路以目」的程度，他的禁令總算很成功的吧。誰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最後不是為人民所驅逐了麼？

現在朱毛匪幫在大陸上，封閉人民之口，不讓人民有說話的自由，其暴虐更甚於厲王，照歷史的先例看，他不久要為人民所除滅，當無可疑了。

四、有批評才有進步，沒有批評便沒有進步。前面說過，批評家是社會進化的先驅和指導者，因為批評家是具有深銳的眼光，他能激發現實社會的病態給以正確的批評和指導，使它的病態漸漸消除，而走上健康之路。批評家是治療社會病狀和致令社會健康的醫師，所以社會有批評家的批評才有進步，沒有批評家的批評便沒有進步。

我們佛教中有許多人非常錯誤，他們明明知道佛教中有許多人做的是不合理不合佛法的事，却不給予以批評，並且看見別人批評，還認為不對。他們以為佛法是無言的，你若批評人便是有諍。同時批評中難免要把佛教裡的弱點暴露出來，恐社會上一般人會因此對佛教失去信仰。他們的意思是：與其要把佛教的病狀揭露出來，然後佛教才能得到發展與健康，那倒不如讓它悄悄的滅亡為好。這種的人不是為佛教，而是絕對害佛教的！我敢大膽的說：佛教所以會有今日這樣衰頹到將要滅亡的慘象，都是由這種錯誤觀念的造成！他們不肯把自己佛教本身的病狀宣佈出來，求治療的方法，等於一個病者羞把自己的病症告訴醫生求治的一般，積病既久既深，其結果當然必致於死亡的。

本社記者

想，深深諒解，都有懇切的商討，我國所提「佛教紀元的研究決定案」，照原案通過。(二)關於教養的問題，我國所提「世界佛學苑」的創立，各國大學內增設佛學講座案，決議通過，並組委員會來研究進行，此外，贊成籌備組成佛學者的國際團體，也極有意義。(三)關於實際的問題，通過了戰爭犧牲者的救濟，如戰犯呼籲釋放，俘虜要求遣回等；我國所提對於迫害宗教的抗議也獲得大會的通過；另有青年都會決定世界佛教青年的聯合組織，雖決議，並不等於實施，但佛教徒聯繫以實現真正的和平方針及態度，已明確的決定。

從十月一日到十四日止，大眾集體出發去各地參觀，如：富山、金澤、神戶、沼津、靜岡、濱松、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神戶、鎌倉、奈良、比叡山、高野山、身延山、永平寺、東大寺等佛教勝地，都一一參拜。在東京及各地各寺的參觀時，到處舉行世界戰歿者的追悼法會，舉親平等法會，歡迎與歡送的群眾，總在千人萬人以上，尤以國民歡迎衆們的熱烈大會場，總有三四萬人，於此看到了信衆們的熱烈大會場。

在會議及參觀以外，我們會分別的出席懇親會，講演會等，曾參觀東京的東大及佛教各大學，分訪佛教的自由名學者，希望從思想與學術上促進聯繫，又曾在自由亞洲廣播播音，及訪問巢鴨監獄中戰犯，表示感激涕零的誠意。我們與日本友人洽商，關於「戰爭犧牲者的救濟」案，由中國佛教代表團提出，得到了通過。

二、對於世界佛教及日本佛教的觀感

世界佛教的重心，還在東亞，在這次參加的代表中，錫蘭、緬甸、印度、泰國為一系，中國、菲律賓、香港、馬來亞、新加坡為一系，大家都是中國、越南的代表，或不能使中國語言於大會中充分應用。日本又同屬大系，據日本學者的意見，鼓鑄世界性的佛教徒聯繫，惟大乘才能實現。我們過去少與世界佛教徒聯繫，

[illegible]

真無異論。觀其作觀俱，界明佳考證一法學：？容首論現他學
理度成理係。科鑑止舍始的，壞證一層上毫一已？先到，方一
，見，如其學本；論屈可證空經（正）加，無我故佛要這佛法支要
依才，態何次學；唯對服靠實經球見確，抵以的學認這佛法。生打
法有虛度，我之因識色於；佛過年李，獨爲中的清問高道力破
爲真懷則近門西明學法諸電說時齡石科層密學有論學，一釋。一
師理者須料到洋論的的行子虛問之岑學，處學有論學，一釋。一
，可谷不科到論的理分無不空的後漢的，的名有是可切捨搶
無求。武學佛人。因斷的學法，，的地邊虛才集用學且倡者科與我哲尊，
我佛有不目與學法，，的地上能，李學今們學像再歪求
之學不惡標近探，給使自在；知上的能，李學今們學像再歪求
偏重武主是代求已現科然運三天佛，，分使不石相日逐的大也局
見在斷觀在科真代代學大動千文學地加類科特岑抵的次鐵入找，
實，探學正一心家法的大家說實上一學對先觸科說證格不唯
許證的一求的理學學爲。見世昌成家侯加方科說嘔相。討表其佛

思延來與教起與是境附科大智切說末
難長補宗所理精非遇和學義的宗：如
，救教以智，，家一差教傳：如
死交科交成的）不則一應而問說一切會
於惡學惡水差一計不以取科與與切演
炮愈的，炭問以利屈理的學考都是成
彈烈毛當不與理害不智態則驗，教這
之下，病然相考智）提爲應如文藝學
。類因不的，依一不歸該此。文的一
永此到理這歸見畏。是頑見，都是
遠，宗由是，科強如不先近但錢
是隨教。科一學禦遇盲生著經穆
沉時的科學則之，橫從說文不
論閩力學與經方只逆，：起
，的量既宗不法問的不一理一

科學可早的能屬於極劇，具變知，一代華而其之用設華中些攝真去能擔以，是見有清理門四學法理師多
學收解事解於對難？真。成道如個科大達價要極在大國人的理除得擾爲像無增如潔。須種家的之；祖
與拾決。決心方持這目如炸學何再有學學生。值素妙極學近以關，一個凡似四根進。他把偏培。精乃師爲
社的，我。理「平正標科學必次力的之演生，」的嚴作佛學爲係以根切亂夫探爲之入蓋說這見根被神至爲
會地將們心的，的，如學機需論的關請最因及，分密佛學佛，後本智，自見方天進：四，在稱，亡法
一步來須理問題：飽學奴器提到證係稿高以析析，學術學了得無。使則我的法國入一種所他爲還輯而
「二」文。人如要的題劣：曼造的諷的倡解據，」之求活法極講界即知智分我我們清論，以吾備爲的近似亦不
些。新要改，心：曼造的並理有說人精電用學科相也的方最動實中碩果果切了智備們始學的嬰學之殿久學科現所致
中可的道造非所利：群神力不才學是調可者之大式字的說彙也法宙實能遠來佛智謂莫甚解除尋方學代不涉
說：「頑災這是個屬學科致於會演／變成所法成相佛。由進入論佛生無幻互法性執執二們個兒一入自見理。入國多種千
目先他個學科我我演／變成所法成相佛。由進入論佛生無幻互法性執執二們個兒一入自見理。入國多種千
前在夢題教及前們們成探殺以的飛我災的抵學見於創成上是。在。有依的都不執執二們個兒一入自見理。入國多種千
困的他延若範治說有態場真的以的飛我災的抵學見於創成上是。在。有依的都不執執二們個兒一入自見理。入國多種千
難一不不圍內所過密度場理工機門密

在人類能假手於近代科學以駕馭環境，但却不能駕馭人類自己，這是人類的最大危機。」他又在「科學之方法與精神」一文中說：「如何能使將來的世界，一方面近代科學仍能繼續發達，而一方面却又可實現和平，這是目前極嚴重的一個問題。」（均見科學概論新編）由此可知這問題不特我們富有憐愍衆生之悲願的佛教人等所注意，就是科學家自身，也常與及這個關鍵，應如何打開。但被近代科學所遺棄，不合時代的宗教教義，與其他的普通信仰，根本無能力負此責任，而且難得到科學家的敬仰，和人類的信從。由此緣故，唯有以理智為依據，以求真理為目標，以利人爲職責，以建設人間淨土為最高的目的，教智的宗教——佛教（接佛教並非宗教，在這暫用）才有化險為夷，轉危爲安的補充方法。因為佛學的高貴第一在於主張衆生平等。自佛而至於下等生物，在性靈上都無差別。現下的差別，不過是覺——知真理，和迷——不知真理的不同。我們欲成為有覺悟的人——佛，不必靠任何人的拯救，只從自己的心地上培植利人的美德，這美德的增進，就是人格的提高。已無自他之偏見，心地空虛了，也就如培根說的嬰兒的態度之顯現，那末我們就可從人的地位，升到佛的資格。到這時候，張目看來，一切衆生都是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那裏還有鬭爭殘殺的兇狠心？第二佛學提倡建設人間淨土。既然偉大的人格是從心地上培植，那末也就無需厭惡這世界，而欣慕天國。我們在此地用力，如何手段這個苦才是真的解放。用呢？比方，科學的機器，把他變為樂土，用於人類生活上，豈不是早就成就了十全十足的美麗世界？飛機用在交通

電把整個世界化作不夜城，原子能用在醫學上減少痛苦而增長壽命，炸彈可將危崖絕壁開為坦途的大路。當來有這一天，恐怕上帝天國的人，也都企求生到我們這個世界哩。人間淨土的實現，是從衆生平等的真正博愛觀念而來，而要達到衆生平等，實有待佛學的倡導，對於人類的心理，加以改造。到佛學的提倡見效了，無論東西洋的界限，也以利他為職責，國家民族的界限，也不發生我我的觀念，不妒恨、不相殘殺，大家體念到同一佛性的生靈不忍損害，以為我們都是諸上善人。再進一步，既無戰爭殘殺，何用炸彈、軍用飛機？科學機器儘量運用於提高人類生活上，增進人生快樂上，豈不是成了依正二報莊嚴的樂土嗎？李石岑先生說的「科學的效用」，加一層保證」也是說的這個。常理法師也說過：「各國苟能善用此人類的向上心，——無限生命之要求——使不向四方泛濫，而無歸，優游佛法大海，慈悲互助，復得科學之進步，物質愈靈，實現人間淨土，殆非不可能之事實。」（見佛學概論）精神上的建設固有賴佛學，而物質上的建設需要科學，兩方同時增進才有人間淨土實現的可能。過去的錯誤，在於過輕視科學，不和他合作，各走各的路，才招到今日的果報。依現下的情形來看，兩者實必需攜手合作，同時增進才能挽回目前的歪局。

四

說到這裡，或有人以為：科學是談論現前的事實，與物質拚生死，不足視為對人生有裨益的學問。然而，科學的精神在於求真理，真理之所在，即它追求的對象。它征服自然，改造環境，目的在滿足人類對快樂的追求。假設，整個世界都盡善，盡

[illegible]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來，剩下的還不少呢。現在雖然不是從前那樣，動地的身手了，然而我們畢竟還是那雄壯志，光陰與命運不老的分志，終止不住那雄心的去探尋，去發見，去努力，去探尋，去發見，永不退讓，不屈伏。（錄自胡適文存）

一九五二，七，一〇於大湖觀晉山

然而人自閱歷就像一座穹門，越走越遠，永不會走到他的盡頭。半路上不幹了，多麼沉悶！明晃晃的快刀爲什麼甘心生鏽？難道留得一口氣就算得生活了？

朋友們，來罷！去尋一個更新的世界是不會太晚的。

[illegible]

爲科學假所莊佛係妙自頭史，縱
而見科學托嚴學論由親合是不滅亡
見機器求的來時，理非乎能離，
器知一件淨心駕形，可學開也
奴識神理齊式來；要世會
。役駕神，騙的事，立則求。法社
人自這科，事，就以才的會
類然業是學不行；間無目能。所
最，我來可；聞無目能。佛道
大改進，我們建稍使佛土生足
的進事希環令學的的佛在必
危人業望境其與事機學世需
機生，成，亦以衡學，界因與
從使功，是期發發不我到一
此人，是期發發不我到一
可類人，造生玄以新見
以不類個成。友虛平以新見
撥再就依務虛平以新見
雲被能類正使關的等關保

爲死千的他其千外。施的機語悲的！具好迦寡其之焉子不說裝弟這
，新天而千美的身古，又教天施於。釣非體，葉矣門牆，不可：小子以
先筆下萬德身而以存曰皆機救上中而敢內能難夫入及，而子乘中佛從
進者法辭萬，體重而下；以人，人以網儒容聽之，肩，則聞之聞如的行
僅，忠的爲力振論知爲够其及上，入。華於之不，小也文，迦立言
指讀匹，者歷行文鮮有知其名者。生本人是答，弋釋則嚴釋云見窺子。章以葉場行
政。夫臣皆君至武，文焉，味何問可射亦孔大，不廟室言述孔得揚難說，他
幾而孔孝子臣誠道，康死以第哉間於是是之少以葉宜美之！！日開化，尙未
佛爲子義探的流施行，離敬：子何諸，說孔天何諸，近意一貢難！百。貢曰子，依是可位
經百之義探的流施行，離敬：子何諸，說孔天何諸，近意一貢難！百。貢曰子，依是可位
世言行節飾國到致，雖敬：子何諸，說孔天何諸，近意一貢難！百。貢曰子，依是可位
於者所感招研本使以惠萬民，發之份露同及我的未佛子得數之哉子性載的釋人
儒家惟頭古顛千百忠年孝節但能仁合子，獨的可孔。孔身，者不時：道子，諸止
學孔頭古顛千百忠年孝節但能仁合子，獨的可孔。孔身，者不時：道子，諸止
說足所謂萬民，政之父出了釋不類看現見報下門，牆四日天如份的爲自
未謂千百忠年孝節但能仁合子，獨的可孔。孔身，者不時：道子，諸止
窺當言，來義以之子得因以慈子子相猶或得賜行夫，貢僂大

作，子穿，們矣，子孤更
用還以其而就從！何之擴充
，不至間以是這君如不民
，是修庶弟自言之子，倍老
，實德人終慈君論德曰唯。老
任行身讓主中風：賞？老
尤行，查奉禮，，子之季而
特別嗎？皆的忠至以人政竊子與
較？皆以標信庶知之，。患孝
重。且修職爲民道德焉又盜。
在身。別，別，草用間，上長
上爲所目皆子，殺，如於長
位本以，以的草。殺如孔而
者，大更仁治上子殺於而
，所學用爲世之欲無子民
負謂上一做方風善道？與
有修說個人錢必而而對弟
領身？怒的很優民就曰。
緣也自字總綱。善有：上
的者天貫綱單我之道苟值

自尋煩惱的不蘭迦葉

中 觀

稍有宗教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印度是一個宗教哲學極發達的國家，因為遠在二千五百年前，即有九十六種宗教派的不同，在這些極複雜的宗教派中，根本有六大派，那即是六師外道了，今人謂之六派哲學。他們對宇宙的探討，人生的追求，都有他們的見解，及理論的創立與實踐的方法。至於他們理論的真實性，實踐的因果性是如何？彼此都沒有一個究竟的抉擇和比較，只是我行我素，各是其是罷了，倒是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出世尊，他對當時活躍的各派宗教哲學，都會虛心地學過，仔細地考究，結果發覺他們的理論偏差和實踐的怪行，于是他感到失望，放棄六師的學說，發奮自修，靜思二十一日，終於在一株菩提樹下，豁然大悟，觀破了千萬年來沒有解決的宇宙人生的大謎，從此世界有了光明，為黑暗的人生之救星！

佛陀自從觀破宇宙人生的大謎後，把自信自證的經驗，不斷地向人間廣播出來，使得千千萬萬的人，在他的法雨普潤的啓導下，獲得宇宙真理，人生的妙諦。另一方面對當時各種外道的思想，予以同情的糾正，使他們及時的覺悟。這一個有如晴天霹靂的新宗教誕生，使得當時所有宗教都震驚了！于是一般前進的外道，受了佛教思潮的激蕩，紛紛的投向佛教的懷抱，這如佛陀的弟子中，若大迦葉，目犍連，舍利弗等，及當時追隨佛陀左右的一千二百五十人，都是很有地位及學養的六師之徒。也因此，佛教遭遇到一般思想頑固的外道，誹謗與破壞。雖然如是，但在佛陀的智光照耀下，方便權巧的調攝下，佛教終於建立了，發展而擴大起來。另有一般思想不健全的外道，既沒有勇氣去前進，又不甘安份去守己，眼見佛教的興起，信仰的人漸多，于是襲用佛陀的言教，期圖漁利。記得阿含經中，有一個襲用佛陀言教的外道，期圖名利收穫的故事，現在把它敘述在下面：

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位富翁名音悅，是王舍城裡的一等大家，聲望地位都很高，城中的官民莫不羨慕和敬仰。他的家裡有馬四百匹，海船數百艘，經常派往海中採寶。至于地產房屋與金銀奴婢，不知其數。但是這位音悅長者生平有一缺憾，就是沒有一個子女，因此，這位長者夫婦在萬般皆如意的心境中，為想兒女，常常失去歡樂，深藏在他倆內心的渴望與憂憾，隨著年高而加增。

有一天，他倆到耆闍崛山去見佛，把這心事向佛說了，面上表出不堪憂惱的形態。佛是有大智慧，而且善知過去未來事。他知道他倆現生應有四子，大福。于是佛用安慰的口吻說道：「你倆不要憂惱啊！你倆不久會要生一個聰明端正的好男兒；你倆家裡的馬兒生寶駒，採寶的船，亦將平安的滿載而歸，而且國家要封你的官。」他倆知道佛是不打妄語的，聽後，滿腹的愁惱，一時消散，于是告別佛陀，帶著十二分的喜望而歸！

果然未及一年，這位富翁的家裡連獲四喜：添丁、生駒、獲寶、封官，這使他倆喜樂極了！親戚友好，紛紛登門道賀，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于是他倆大開喜筵，歡宴賓客，鼓樂喧天，絃歌動地，城中乞食，次第至長者家，知長者已獲福，隨喜讚歎，為說吉祥偈曰：

「長者今日，吉祥集至，一切福應，室族吉利。昔所植福，其報有四，大小歡悅，世間無比！諸天龍神，咸為降伏。快哉長者！獲獲吉福。如春種禾，秋則成熟，先作後受，影報隨逐。」長者夫婦聞佛所讚，歡喜得五體投地！感謝佛的先見之明，特以價值千金的白蠟供養佛陀。佛陀把它收後，又對他倆講說「財有五危」道理，有利害也有害的，如果一個人，不善用財貨，那是相當危險的！重財可以破家亡身，輕財可以損名傷

德。世人只知財貨益人的生命和事業，往往慳貪太過，不肯去作福利人群的善舉，這樣的人，要被世間賤視，目為守財奴而己。更不知世間一切是無常的，死後分文帶不去。如果醉心五欲，不能因財利人，反而因財得禍，這是何等的可嘆與可憐！所以佛陀特以財有五危來開示他倆，警告他倆。

所謂五危：「一者大火燒之不覺，二者大水漂沒無常，三者盜賊所見劫奪，五事一至，不可抑制。這五種危害財貨的因緣，雖是不可預料的事，但在世間却是常見常聞常有的事。他倆聞佛開示後，深感佛陀的慈悲，欣然拜謝！事畢，佛陀出城返山。

可是長者得福供佛，及佛陀說法的事，馬上傳遍了王城，人們都在讚仰佛陀和長者。這時有一位名叫不蘭迦葉的裸形外道，他是著名的六師外道中尼乾子的門徒，知道佛陀說偈獲福，生起了嫉妬和貪愛，他想襲用佛陀的言教，期望獲得音悅長者的酬報，他知道佛陀是慈悲的，于是他來耆闍崛山見佛了，要求佛陀傳他的吉祥偈。佛陀知道他的用心，對他說道：「一儂儂子已經過時了，要它有什麼用呢？如果你要求得人家的供養，應該另用妙偈去開示他。如果你要煩惱的，因為人事無常的，今日富貴，明天貧賤，都是說不定的事啊！」然而他不覺悟，他反認為佛陀慳吝，內心陰生瞋恨，繼續求之不已。佛陀無法了，把吉祥偈子教給他，他見目的既達，歡天喜地的去了！

不蘭迦葉自從學得吉祥偈，唯恐得而復失，日夜動誦不輟，經過很久的時日，才能熟記不忘。有一天，他裸着身體至音悅長者的家門，高聲朗誦吉祥偈。這時長者之家，剛遭融祝為災不久，以前富麗堂皇的樓台大廈，今日已是焦土一片了，以前金玉滿堂，珍寶盈庫，今日已是瓦礫一場，紅氍一匡了，少主患疾，不治夭亡；良駒寶馬被焚焚，官也惱萬分！坐臥不寧！突見不蘭迦葉，對他裸形說這

(下轉一四頁)

漫談四大皆空

(在陸軍五十四病醫院講)

煮雲

今天來和大家談談四大皆空，因為這個問題不能不解釋，有很多人錯誤，不知四大為何物？甚至有人指鹿為馬，認為酒、色、財、氣四種為佛家的四大。這種既不明佛理，又假充內行，把四大皆空的名詞亂冠，弄得笑話百出。因為有人常常與我談到出家人方面，或者為了教理辯執！甚至我們被人家欺侮，我們據理回敬他一下。以及金錢、生活、買賣、口舌、各種方面。發生了爭執，對方或第三者都是以一句「四大皆空」用來責斥出家人說：「出家人四大皆空，幾個錢都不肯讓人」，「你們和尚四大皆空呀！為什麼還與人吵嘴」。「你們和尚是講四大皆空的，為什麼要多說話呢！」「你們和尚……」……「……四大皆空」諸如此類的事，不勝枚舉，他們又不問是非曲直，事之所由，理之所出，只要是和尚在那裡與人爭論，都是和尚不好，有理也是三鬚擔，無理也是三鬚擔，那怕你和和尚有天大的理由，他們對出家人的批評總是千篇一律，「好了，好了，你們出家人是講四大皆空，再講就不空了」，像如此不通不通又通的論調，只要你注意一下，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和看見。

前天有一位同志，與我在無意中又討論到出家人身上，他也是如法泡製的一句話奪口而出，「出家人四大皆空」，我問他那四大皆空！他不假思索的回答道：「這一點我不知道，你們所講的四大皆空，還不是酒色財氣四種？」我說：「酒色財氣為什麼要稱大呢？」「這我那裡知道？」「你在那一本佛經上看到，還是那一位法師對你講的是這四種呢？」「沒有，沒有，大家這樣說所以我這樣說」。由來你還是「鸚鵡學舌」，人云亦云。毫無根據，全憑假想亂猜，還要假作內行，真是「險打腫起來充胖子」。

昨天又有有人對我說：「你們出家人，為什麼不娶妻食肉，喝酒打牌，跳舞吃大菜呢？人生幾何，還不極時行樂？真是辜負了人生。」我說：「現世的好壞善惡，能够影響到來生的禍福，再說做人不是但圖享受來的，現在快樂一時，地下受苦無窮」，「迷信！迷信，現在的科學根本就不承認有來生後世，死了罷了，況且你們佛家也講四大皆空，一切皆空，人生最後還不是一切皆歸之于空嗎？」我說：「這種撥無因果的謬達空，不知害死了幾千萬億人，你不信佛法，請不要曲解佛法。我明天專講「四大皆空」一題，解釋你們一向對佛教的誤會，所以我今天講「漫談四大皆空」的題目。」

「四大皆空，五陰非有」這是佛陀成正覺以後說明宇宙之間一切真相，宇宙萬有，山河大地，都是四大假合而成的，所以凡是有物體可見的都是四大合成的。我們也是物體之一，所以也是四大和合而生的，既是四大假合成一個人體，將來都有一天，四大分散，滅色歸空的一日。同時這是一種真理的發明，千古不能異其說的定理。大家尚不知道佛家四大是指什麼而言的。有的人就自作聰明，憑着自己猜想什麼酒色財氣四字，拿來亂用，冠於出家人頭上；甚至成為批評出家人的一句口頭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四大者，就是地、水、火、風四種，而不是外界誤認的酒、色、財、氣的四種，為什麼稱大呢？因為一切物體的構造，皆離不開這四大種，換句話說：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地水火風四大種造成的，所以說它是大。現在我隨便說一樣東西，都離不開四大。例如我手上的一隻茶杯，我說它是四大所造的，你們信不信？不信，我來問大家一句，這個茶杯的原料是什麼？「是磁的」。再追問一句：「磁是什麼做成的？」「是用泥土等從種種不同手工燒成的」。好了，泥土是什麼？地大，再用水和土以火燒成模型，是有水火二大，風吹而成固體的茶杯，是有風大。這是說明凡一樣東西都要借地水火風四大種，方能成功。再舉一個例子來證明一下，我們每天吃

，則徹底的予以軋擠與淘汰，使至畢竟無有。像那獨行別境以及善並尋同二十三個心所和八個心王，則積極的予以精煉與改良，使臻於至善之地，造成精神文明極善的世界。

精神界能臻於至善之域，則物質無有不隨之而亦善的。以心為本，物為末故。如果僅求物質文明而不顧於精神者，則物質愈文明，而人類之生存便愈趨於頹危之境，世界之命運亦愈趨於毀滅之途！此微之於今日之世界，便可洞然了知，即科學家亦不能諱言的。

又科學家無論對於研究任何一種理論，都要用種種方法來實驗它，逮將它兌現於事實了，然後方安於心，認為真確的。所以科學的理論多較其他的為真實可靠些。佛學家亦然。整個佛學可分為三部份，所謂「境、行、果」是。

境，就是佛學上所發表的世間出世間的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純理論佛學。

行，就是求契證前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的行動。——應用佛學。

果，就是由前「行」的行動而得到實證前「境」的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的目的。

佛學之理論既可由真修而實證的，則是有兌現的理論了；豈其他空洞的說辭可以同年而語麼？

不過科學家與佛學家對於實驗其理論的方法是不同的：科學家是憑感官以實驗，佛學家則依心智以實驗。至於佛學上境界的詳細敘述，各經論中已有，此且不贅。

下了也一到，心所行，位邊暖山色望禪的一的大在，是 妥的同關高去。江坡不，名玉天到辭御高一位
山。很還深也大以人他，有山師氣上世，師雪個故未再不四 然胃歸懷士留一上居出一之帶寺千別賜僧時絕
住，梁，大供家，積在答的不公升漫，河同，寒，一，皆佛慈將盡此一樓是風在玉是留的特年去一深不的
武可修養人說雪上道的神長，有敵大赴萊的故我個破空是玉，條次，到，前帶佛玉一別後。條通上大文
帝惜行，洪：面：住：，帝，看潔，帝，在破苦死如人鎮火金歷山明賦學師內搭起天這解，原，
執信執，求，既梁着那，「認同，白欣很天梁，修是果破山中物山史遊月上士，中，一，一來然佛得
第，未道福我有武，邊一切為甚時忽的賞高空武而的不道除門槍的寺上覽，對。一位塑今留然玉留是目
子一破德一如帝因山皆為甚時忽的賞高空武而的不道除門槍的寺上覽，對。一位塑今留然玉留是目
禮定，也」定此聽為上能什麼奇怪見見成，邀着時了，脫合，至不，多的，無了說是兩然樓在帶鎖間一無
拜上生很，請的說人有能什麼奇怪見見成，邀着時了，脫合，至不，多的，無了說是兩然樓在帶鎖間一無
他山死高誌他大，僕一未禪怪故！微東一腿請鵝代生因的看，今願惡人高都盡，後當尊存，金，山將個所
為，還，公下修不地位，師故！微東一腿請鵝代生因的看，今願惡人高都盡，後當尊存，金，山將個所
師恭不定說山行禁龍大先，就：南所目誌毛。脫為。身破，還性怕都僧知藏即來時偶在當山一門皇有對
，迎能力：，人龍，修知一那間有高銀遠公大在死四現體我 是命要在與道一東答像，時江直，上道，

緞若是人匹彩和玩不千如？呼準何我誌為呼此天，的輕前，形下執的我茶佳見一梁怕將說有肅入一供
修每一，女誌笑幾丈果他因海呵表門公呼海只為回等慢，另一，子，未觀執，味陸武國來呼一恭守禪養
早的人人匹衆們公，天，再已答和？示今長海禪形了想慢他自外「色眼破念已給，曉下帝師生海天齊就師豐
窮一，彩將長梁他像來一已道向，「天老和師之一自他。已隨一棒便更。如人更的，破對另，萬信他看不能，帝，多宮這
已心四在女宮老武帝又彈下，一：誌武此：已有色飲深，不禁，武經在，有，海，幾可我的了，我對不天中位
心向分坐將中，彩招與似子，你公帝國侮一經說，食深，小師對件來帝道這人對，海，幾可我的了，我對不天中位
花忽，到，大彩上，彩招與似子，你公帝國侮一經說，食深，小師對件來帝道這人對，海，幾可我的了，我對不天中位
怒放，小綬等深集呼的，他，那也還認貴他師够麼出苦起，武上在誌誌視不分，最食他疑公看大師天整，名
了，看海臣出綬，席，向起然形之的帝武公定我了我武口不幾幾歡呼公公，平別起，絲如起一，長來不傳師威每
見，這師誌按每間與開無之的帝武公定我了我武口不幾幾歡呼公公，平別起，絲如起一，長來不傳師威每
眼，見種一公次人梁呼了了明色了的心疑師神他未所也，好十年想此錫禪坐師然招假毫果席試便老，道知，空！表儀々呼
每上向禪分賞武海一了，思心嫉算有破以就散，發無飲師同的會待使美他的盛，道知，空！表儀々呼
人等深師送賜帝禪場一發了，思心嫉算有破以就散，發無飲師同的會待使美他的盛，道知，空！表儀々呼
一彩山都每一命師大過三，呢他妬不任，對認後因今作種的面飲話怒之我惡是小雞便：道恐，你，一海

大大一，望看嘆。執也誌遭；來小公行他海隻，！而山因的行一事氣責這愛，真，世得此宮呼反再彩彩匹
皆了。四你可憤此未不公墮同了鳥接事同二，某，死來此神人，憤怪時彩一是一加，理中海而從緞女分
空脫呼大放惜遭回破客頂落時。拍過，來字其一誌，的，很，梁可而誌梁緞命之一二三，彩和護其送早手
「生海本一下不墮此。也此死小果」的中樹公，搭是怎武惜死公武，喝氣力佛屍「斯可忍也，也來了分奪看暗後才
真死禪空一可，了生開謝所知時，鳥然，一上說國一慶慶末帝已。不帝投呼不哀湮暴「婢氣無中給得
正。師無切惜我一死示命以道呼識，按梁把隻有：師我的驗會更經一應見生。留氣榮燥「子壞福捨他判最後
意這從有，呢不點不道。他誌海神來地武它，一還離說慶慶不墮誌該呼鵝魂命弱一，七，也來了分奪看暗後才
是打，脫現你事，其恭禪知入呼去急回花案快設殺一的惡道畜說意氣，惡忽這因孔孰欺皇彩來，，至
佛破一生在，將「你少聽經教示的救轉體死小二，點點人救仁海？一，一弄，有，從氣上烟可我歌。不其意海
家我身死我已就來，五他過，屍鳥人一的中西他，是不一如投死呼深呼因坐非了，忍，我這但伸將面
所執自，有作如是誌體回一漸邊捉火我，有去一伯我能不此生了海為海為上年一，也真不一不手一前
講，重不兩禽此很誌體回一漸邊捉火我，有去一伯我能不此生了海為海為上年一，也真不一不手一前
的看不負句鳥生危教公投來次々用來速有上小三下仁們不過的鵝還，後二一個小輪，是算下給接匹，
一空干已話，氣險，長地，世活力，依法有鳥十要因請信誌大雀是使悔字念下可的佛直豈，可他去上那
四四人靈，你，的我老向免了過將誌言救呼三里緊我下。公修了小其，。貪來，人出氣有連把，等知

，知幾力一終辱的即是後認高想驕為段吉麼葉時因，國陀擊加們，這已蘭罵讚（上接十頁）不吉祥的吉祥傷，衝得！迎禍
其幾多今日像不蘭迦葉這樣的人，正不
愚可憐，其愚亦可恨矣！寫於香港
五月二十五日
力之大，可總要受到因果的裁判，業，
一念無量，佛陀不能消滅我們的定業，所以每
辱之報。佛陀不能消滅我們的定業，所以每
即是。那時，鳥即是。那時，鳥即是。那時，鳥
後放之而去。鳥即是。那時，鳥即是。那時，鳥
認爲不祥。鳥即是。那時，鳥即是。那時，鳥
高鳴不已。鳥即是。那時，鳥即是。那時，鳥
想奪受王的寵愛，又美慕，又飛落，又驚，
驕驕受王的寵愛，又美慕，又飛落，又驚，
為歌王，有一隻鳥，有一隻鳥，有一隻鳥，
段宿的，有一隻鳥，有一隻鳥，有一隻鳥，
吉的，有一隻鳥，有一隻鳥，有一隻鳥，
麼不憐他的愚痴，設法救他，却不
葉的，有一隻鳥，有一隻鳥，有一隻鳥，
時才能出離呢？墮入地獄，更不知何
因爲是他恨法，交煎，墮入地獄，更不知何
陀家，頓生煩惱，大罪，反過這樣的打
擊，然而不覺悟，反過這樣的打
們，真是一次的遭遇，這事傳開，去，第一道
加對他的真，信！這事傳開，去，第一道
慚愧！真，信！這事傳開，去，第一道
這已一，真，信！這事傳開，去，第一道
蘭迦葉體無完膚，倒地呻吟，求饒，不
罵妖怪，無明三丈，怒氣衝天，打不
讚妖怪，無明三丈，怒氣衝天，打不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

(續上期)

南亭記

淨居天人以捧持，躍車匿而嚴駕。逾春城於八夜，棲雪

嶺於六年。人辭愴戀主之心，馬低連珠之淚。

二 潛出王宮。車匿、太子之馬夫。馬名健步。

本行經云：太子屢以出家心白父王，王語之曰：汝當作轉輪聖王、七寶千子，統四天下，如何以剃髮染衣爲樂耶？太子對曰：期成正覺，統御大千，憐化四生，令出長夜，豈以四天下七寶爲樂耶！父王但加侍衛，增伎樂以惑之。一夜，淨居天人於虛空中告太子曰：是其時矣！可以行矣！乃召車匿、健步、太子、馬夫、四夜叉承馬足，天人持寶蓋，梵王居左，帝釋侍右，四天王從衛，使國宮諸門，自然開闢。守御者都不覺知。乘虛而行，至雪山苦行林中，（外道仙人修苦行處）離國門已八百里矣。華嚴經云：最後身菩薩，法爾如是，欲令貪著家庭衆生，捨離家法，爲現自在，不屬他故，宣揚出家功德勝故，是以示現出家。據大乘經說，是時太子已十九歲矣。

逾春城於八夜者：時常二月八日夜半，太子逾城出家，以時正春令，故曰春城。按論衡云：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也。棲雪嶺於六年者：棲止雪山，修行六年方成正覺。按釋迦行化頌云：五年遊歷三十成，即出家後之前五年爲訪求仙人，學習諸外道法。後知其皆不究竟，乃獨棲止雪山，矢志自修。故此句應在了世定之非真之後。作者聯文關係，故配合在此。

人辭愴戀主以下，是太子既至山中，語御人車匿曰：所難作事，汝與健步已能作之，可供還國。車匿悲啼悶絕，自言：如何教我獨還宮中。馬王捷步聞太子言，屈膝抵太子足，淚下不絕。

揮寶刀而落紺髮。塔起天宮。

三 寶刀落髮：本行經云：太子自以寶裝佩刀。

左手握紺青之髮，而發願云：誓與衆生斷除煩惱，及與習障。尋即截下，擲向空中，天帝釋接住，利天，建塔安貯供養。此天上四塔之二也。

將袈服以貿皮衣。形忝山鹿。

四 更易俗服，本行經云：太子自衣裘非出家者所服，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披袈裟衣。太子見之，乃脫袈裟，換得皮衣，蓋非五方正色，此惟佛法出家者所服。後世西域獵人，多竊着此衣，入山者。山中多獅子，見此衣色，謂是沙門，即不害之。此時車匿尚未忍離去，見太子着皮衣，白太子言：如何捨彼妙衣，着此壞服，而與麋鹿同處耶。故曰形參山鹿，參者列也。

叩林仙之所得，了世定之非真。

五 尋仙訪道，林仙者，苦行林中諸外道仙人也。外道仙人之所修，多帶執著，或求生天，以厭世間煩苦而祈求諸天寂靜，是謂世間禪定。亦即色界天之四禪，無色界天之四空定。即使修得四無色天之最高一天，名非想非非想天，壽八萬劫，壽盡時仍然墮落欲界，甚至還生三途，酬償宿業。金剛經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故曰世定非真。本行經云：太子至苦行林中，問諸仙曰：汝勤苦修行，當求何果？仙曰：求生諸天。太子不悅，捨而前行。至阿藍迦蘭並鬱頭藍弗二大仙處，問四空處定，作是思惟：俱非究竟解脫之法，亦捨而去。叩者，訪問也。

食麻食麥，降苦降樂。

六 專修苦行，本行經云：太子至伽耶山尼連海側，思惟觀察一切衆生根緣，六年後方度之，乃示

一酒也；而一爲雄壯，一爲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莊子也說：『毛嬙麗姬，人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可見客觀的境界沒有轉移，只轉移於各人不同的意識。因爲山川自山川，風月自風月，它本身所謂喜樂，憂鬱，或人我是非，喜樂是非，森然雜列，是主觀上的庸人自擾，如痴如癡，如醉如迷，紛紛擾擾，毫無意義的罪過了一生。這叫『迷真逐妄，背覺合塵』；楞嚴經說：『認物爲己，明白點說，即心爲物役，身心做了物慾的奴隸。物慾源於客觀的境界，境界雖多，然而不能超出『名相』一詞；名相是妄想意識安立的。你能否爲聖者，就要看你能否打破名相（物慾），這是凡夫與聖者的分水嶺，所謂『異生之所迷者迷此；聖者之所悟者悟此』。我們究竟要『聖』要『凡』？請自己自由去選擇吧！四一、九、二二。於沙止。

修苦行，惟以麻麥充饑。深山獨處，孤寂之至，食惟麻麥，澹泊之至。回觀昔日皇宮，五欲自娛，奚啻天淵。而世尊不戀皇宮之樂，不畏山居之苦，笑爲降苦降樂。以心懷無上至道，苦樂不足以動其心也。

且瑤琴奏曲，必自中而成。

佛果圓因，亦假中而果滿。

七 悟苦非真，修行在乎方法之適當，貪圖逸樂，固有妨道念；一味着苦，使身體羸瘦，亦難進修。此段假喻說起，以示一有偏着，事必無成。瑤琴奏曲，假絃發音，急則絃斷，緩則無聲，必絃緊得中，乃合節奏。修行佛道，亦復如是。佛果者：三覺圓滿之謂也。欲圓三覺，亦假圓因，圓因者：萬行圓滿也。欲圓萬行，亦或相繼而行，處乎中道。過分勤苦，或竟緩慢不進，皆不得其當，所以佛果圓因，亦必托乎中道而後果方成滿也。四十二章經云：『有比丘，久修勤苦，不能得道，白佛：意欲反道。佛問之曰：汝在家日，能彈琴否？答能。佛問：絃太急太緩時如何？答皆不成曲。又問曰：絃得中時如何？答曲韻方成。佛言：我法中出家求道者，亦如是。太急則疲憊，太緩則懈怠，得中則其道成矣。比丘奉教，不逾月而證阿羅漢果。』

期望成爲阿羅漢而渡到涅槃的彼岸。在今日，緬甸們則安居於僧寺內，致力研讀佛學，富有的緬人，每每邀請佛學淵博的高僧到家中講經，親友們亦被邀旁聽。講經的日子，大多是在戒行日。

我們知道：每一個緬曆月份中，是有四個戒行日的。戒行日到臨時，每個虔誠地敬奉佛法僧三寶的緬人，都到佛塔，僧寺去禮佛守戒，這四個戒行日便是：(一)月初盈第八日；(二)月盈日；(三)月初虧第八日；(四)月虧日。這四個戒行日之中，又以月盈日及月虧日爲比較神聖崇高，尤其是在結夏安居期開始的哇蘇月盈日到來時。緬人，會比平時更虔誠地來敬奉佛法僧三寶。

戒行日的前一天，緬語稱之爲「PELTINE」即「預備日」的意思，在大多數的村鎮裏，到了預備日的那天下午，通常地會見到幾個老人，及年青人出來義務地工作：扛着簾，拿着銀鉢，敲打着三角形銅響，沿門抵戶地求募佈施品，有的施米，有的施錢。到了傍晚黃昏時刻，看看簾子及銀鉢，米也有了，錢也不少，他們便歡天喜地的在一個固定的地點煮飯燒菜，預備明天早晨佈施附近僧寺內的僧侶了。當然就是咖哩一類的食品。在預備日的那一天的晚間，虔誠的人們都到僧院去渡宵，有時也許只留下兒女們，或一個老嫗在看家守門戶。他們帶齊了寢具，準備在僧院過夜了，他們的行列之前，也敲打着三角銅響，這就是向宇宙宣佈：此他們正在去做功德哩！

而有差異吧了，人們便在這些亭樹上憩息過夜，他們又可得到一個幽靜的地方拿着唸珠靜思了。天還未亮，奉獻給僧侶們吃用的食品，已經準備妥當，亭樹中間，聚滿了各種美味，到天破曉時，那些要在自己的家裏舒服地睡了一晚，而不肯在佛塔的亭樹間受蚊蟲的侵襲的人們，也拿了各種物品陸續地到佛塔或僧寺內面來，僧寺的老僧看看聚集的人數已有相當的時候，便向衆人高聲誦唸戒行日內應遵守的戒律，及佛經之集一節，並詳加解釋，其他的僧伽則坐在一邊，執着似鍋蓋子較大的葵扇，遮着眼睛，避免與女人的視線相接觸，他們有時也跟老和尚誦唸的唸誦，衆人雙手合十地握着鮮花一束，成其他拜佛的物品，和着聲唸誦。

到這裏，戒行日的儀式宣告完結，僧伽們依然用大葵扇遮着面孔，排隊回禪房去了，食品則由僧寺內的小童們或施主們攜拿，跟着他們的背後走去，這時候，俗客們如果攜帶了飯菜來，他們就在亭樹旁邊生火煮飯了，甲家吃甲家的，乙家吃乙家的，從來並不相混在一起，但是，假如某人帶了某種的美味珍品到來，如瑞真埠的薑鴨，瑞邦的鹹菜，或丹考的魚醬，或毛淡棉的榴連糕，他將會分給給在同在一個亭樹的人們嘗一嘗，如果某人是單獨無伴的遠方客，他也會受到某家的款待，被人邀請共同用膳，殘餘的食物，則棄之亭樹之外的土地上，烏鴉及無主營養的狗，羣至爭食，一片嘈雜的爭食聲，衝破了僧寺的靜寂，捨棄殘餘的食物的人們，却因此巨又多做了一項功德了，用過了膳之後，除了間或向佛像誦經，頂禮朝拜，或拿着唸珠靜思一會兒之外，半天的光陰便在嚼檳榔，吸煙，閒談中，靜悄悄地消逝了去。

但我們切不可爲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個對於佛教虔誠崇敬的緬人，不單是向佛陀頂禮就了事。他或在預備日的那一夜，全不睡覺，或只睡了一會兒，他不斷地捧着唸珠，或研讀佛經。或戒行日的那天，尤其是在解夏節的這一天，除了一頓簡單的早餐之外，他更不再吃任何的食品了。他從不混在閒談嬉笑終日的人群之中，而嚴肅地走到佛塔平臺上的亭樹，或在樹蔭之下，靜悄悄地坐着，手中拿着他那更有一百零八個珠子的珠串，喃喃地念誦着：Anicca (無常)，Dukkha (痛苦)，Anatta (空幻) (依照拉丁化巴利文，則應作：Anicca, Dukkha, Anatta)。有的時候，他或會走到某一位學佛淵博的高僧之前，恭聽十大本生經 (Jataka)。

戒行日便如此匆匆地消逝，到了傍晚時刻，大家都懷着愉快興奮的心情，魚貫地踏出了僧院，佛塔，慢步回家去了。但是，虔敬三寶的人，依然留宿於亭樹間，到了第二天的清早時刻才回家去。

在結夏安居間，緬人從不舉行婚禮，宴會，娛樂或遷居。如果有人舉行，他就被目爲叛逆之徒了。情侶們對於這個結夏期當然不勝厭惡，但是結夏節的前幾天，比翼雙飛去了。所以在哇蘇月盈日之前，結婚的緬甸男女特別多。

結夏節的第二天早晨，青年男女羣至郊外摘採鮮花，以供奉禮佛，緬語稱之爲 Waso-Pan-Ku，即採摘「結夏」花的意思。這時候，雖然是在禁歡時節，但青年男女歡笑嬉戲的聲音，又衝破田野間的靜寂了。每當「哇蘇」月盈日到臨時，筆者就記起了一首緬甸兒歌。歌曰：

「結夏日媽媽罵，
坐了牛車就走吧！
趕快砍下「谷戈」樹，
製一輛車子啊！
若要製車子，
便需時甚久啦！
姐姐媽白宋，
臀部肌肉甚豐隆；
就騎在她身上，
當牛車坐吧！」

自「哇蘇」月到了以後，農民們已修理到了犁耙，準備再耕田地播種了。每當他們回憶起在農閒時節的「得勝」月期間，到市鎮去向久耳大名的佛塔頂禮朝拜的情形，當感到無限的興趣，到了今日的解夏節到臨時，他們亦以愉快輕鬆的心情來慶祝，但是，錢囊早已空了！

自哇蘇月盈日午夜起，淫雨連綿的雨季宣告正式開始，緬語有云：「哇蘇，哇蘇，雨水滂沱！」今後雨水之多，可想而知。

結夏節到臨之前，緬人早已齊集了款項，購買袈裟，準備在節日那天，奉獻給僧侶。到了節日的那天，他們除了奉守戒行之外，還燃點着長約尺半至二尺，直徑約有寸大蠟燭來虔拜佛陀。對於篤信佛教的緬人來說，真是：「結夏節，虔敬三寶無間歇」哩！

際此良辰佳節，讓我們也拿輕鬆愉快的心情來，陪同緬甸朋友們，歡度這個幸福祥瑞神聖崇高的佳節吧！

東京通訊

圓明

夏月功 教居四注責樣都居而會不此是，和青是十學期，共 是會行和子 加老沒函翻居 南公
安光十之的 訓士天意斥的是士業引正在左在狀年來四學。是 兩 弟聯。千會 被人向中製士 法
居；日久場夏，，回與其一佛幾已起確他何如貌，自人生在七月，安私時難縣加前，一入老奴片嘉得還賜
之故，。所安將拿東糾本般教次退我。們份今的是日。和這月，來規的水次時都為裏地具有是：監
知其場可與居他我京正身之關之却們當的子的！足本說研一二期，居入所社清一的向群入忽抹還還賜
識用所是集，們了了，細條驚白一最思所大當可的起究正二期，來規的水次時都為裏地具有是：監
，除舉進，佛回國畢！不？學與社來和上取代們代地人二組，係至日白學。居金社試吧而況一代佛五
即使國社其制了親竟後過這生着給日我，的下現表，數合三。惠密密，乘的；！忙和筆為教日
在參第的期本頭自由來是我，急費三倘無唯，在日尤雖而由三。弟社必宗這院日在 禱請外打唱，
聯加一夏限是。所蕭蕭少以何；關人談形一不的本其不而九十子所經之是的光道 安，探片在
絡者國安也一 受子居了為以以係中話中之用年的是多成個一子所經之是的光道 安，探片在
各獲立居得個 的和土對不也為的現討已對說齡一大，不日所舉之加在密夏中 安，探片在
地得公，有修 苦李佳於能會他蕭因論有象；和般學但一同之參行階行與宗安間 安，探片在
一園為三行 辣瑞了他過有們輝差開了。那地思裡他共的第加的段，中之居， 佛想好的東西
青般之期個用 之喪三們於這這積病，些因正位悲的們為大一的，。這佛加，弟 慈 久一京慎

歷前希阿思忙起大兩 之子中正德左一位光務有，島社之界 事，餘始間。宮，口。教 樂蚊兒年
史，望閣，。身阿點 惹其有大文右位神先理名被隆社加認 和須一圓區港者，即相事相 得繩，
文由我黎道乃後開闢當和衆數學梵，大林生事的公純主行為有必待牛滿係頂，所傳相屬技無日同
化中把親茶誦，黎起弟。的，的文是阿隆相大警先大，係關登明之歸，後為加行，屬於學此重光時
的國弘自業一親身子 每大文，四閣淨南正阿為生正更唯此之年途來今，受胎，之行，分會，依於解密機蛋却於
大帶法承不日直自鳴 日僧譽旁十黎大量大開，一，大使一種格之程，年即胎，之行，分會，依於解密機蛋却於
法回大辦借開到秋秋月 行正教通年，阿，學黎集在學白之事樣暑，僅加得薪分而，這教前而風日
，師的人請曉行的的 持之授英前現開特現。鴨東教進大相。假除抵行阿界四實此是相來一撫當
將開在人去，的就如 不，文德在黎為佛道之京授社事之 期一其一閣金度行非在具的般體空
個關一幾之吃修。令行 脫。日法國的門把教回父巢前關。加 方化 黎黎剛之則從學學！青，
拿了千次手茶法大，中 著本文的尊下弟學却一鴨佛心尤行 方面城 月位界階不所按相 年風潯
回日一談，葉的阿就， 人作作。留喪去子部與，地教不其， 能學之，。兩梯可謂方之 們景暑
中本百話也，工園是每 人頗個目學約加介長白也方學淺弟日 達校半 迄弟部。阿面兩 也人逼
國一幾間是藉作黎道天 亦多佛今生七行紹關連是施部：子本 成前途 前子之其此開研方 自，的
去大十，由作是知一早 非，教是，十。到社密教長白此佛 此究。幾因灌中實黎究而 是無當
，半年會大休很道位晨 常弟界大精歲這一慈常教化田運次教 種外尚日時頂最行口的。

健！，餘，七思這語七樣標每唯 先，是這的木。修 以，珠。接來關！，阿中照信田情大白 一另還恢
小因隨世除十或在 是：十算準天一 還送寶護東屏道法 以一大。日口國都闊開規。島，事連 致外希復
時每着開了冷失對是冷一三三大加要時應的扎，在座所備記，閣金蕭和結激和有是來非特所總弟。一，中 位田國
睡日那一盤水望於一水個大次前行大候欽關，往上扎加所念和黎乘李智顯白加的不其二別以於子 位田國
眠不灌切發，時一。月盆升提中略，先係却往而面是持客。親送院二二日連藤香能他先來在事同 櫻島階
之論身悲生自所件盆弟至，水。不地對生，是是寫像的謝 筆弟方居先，社、花接關生看這落合間 井先唐
關寒的親靈問用事冷子少多的為用附於一所愈愈着所白 所子面土生更，桑供見心，過中合開 榮生盛
係熱冷之的雖的物水的已用灌了說一上枚以內內梵把謂連 書爾，前等承是林葉和的也一間慧而 章、世
，天水想匯沒。上 灣家共自身使，點面。白行行字無一社 座各亦往還白由二，通人都次，光分 先關時
身氣流，偽有弟看到鄉計然。身虔解的弟連愈愈和利護各 右名特勝約連白位與信還寫。承先境 生口的
體灌流的外其子淺脚，是是每體誠釋梵子社實不漢寶摩方 銘貴設影與社連教最。很過上關生修 等先佛
整冷而確，他澆了後有灌可次的與才字想一貴希文劍扎的 字密齋道弟常社授後我多一面口。密 生教
整水消有對的了沒跟一了以灌灌清好和在再！奇。似， 各宗為喜子務代的禮爾，封所先因的 他、！
被，失不於心有二一句二。身淨淨。漢送叮由。普的一懂 一御送並一理付 香謝在無懸說生為， 們和對
輕及了少其得百意。俗百這的，是 文何學於但通小教這 張念行迎同事的儀大這索問的之是有 是我於

開紙現因才根獨中 識種道或或普萬辦裕生去般 現林，山為的次民治法爭部分少前經的 了在瘦
山、在為可本立國 是之之——在她通之的的活。人 在。還日僧非土是黨分上以分寺數的弟經 了。浴了
在、賣，如以真維佛基可研領一大門寺僧佛影之換却日聽有據本一所地等的開現後寺院寺經子濟老 室二
日關油這此說理持教於以究導茶學大院尼教響經句不本說名有屬建有政同經。定，院，院濟稍，人 裡十
本地條係，得相自的還不等者道任多所，之的諸話要佛還的一島一的乘於濟這為由是是，是加說會 磅身
的，有弟到抵已僧一用，，一教是。七事。、說率教是部國多機，我，所一於相擁是非訪一來 體。不
一能下入子拿觸的尼點愁根或之授大在萬業受是：了；的很野分，一樣幾國再謂信美同有由常問中慈 過
般力鄉市出佛的生，慮本定老，學一之！這不就所經富山非有，。使實不分教人的相國富下國論 回
抽，可家教技活必弟的對期師或以寺寺因影是謂濟有，耕一佛所寺行山開自的。當家裕，的佛喝 却
義未以以十的能，須子。維布，在上院院為響受日僧當。就者部教好院一政就山習可財供的據，佛喝 又
問敢挑擺數道，而保已。持教或寺程裡，慧的這本尼裕 叨而分的的的耕府是——慣是產給。說教注 增
卜將塔譚年理，又有早。生組在院度，平說，當僧的不 了有寺祖是財者支等，經，的在日就意 加的
，勉、販，去化，不認 活織地中之由均日那裕尼生富 這其院師一產有出於佛日過和。那本寫本 四
買失提，一化，與與 之某方當關於一本只與的帝裕 光的山開下盡田。國與的次國一，教，佛 磅四
符去監寶直世 一種任一係他人約有不基身， 光的山開下盡田。國與的次國一，教，佛 起日
禱！、報到。教以後 道學某花，們有十所富本上一 光的山開下盡田。國與的次國一，教，佛 來，

(20)